

蘇富比晚拍斬獲10.4億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黃璇報道：於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第六屆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（Art Basel Hong Kong）3月31日圓滿落幕。同日在會展中心HALL 5，香港蘇富比「現代藝術晚間拍賣」則為其2018年春季拍賣之藝術品專場拍賣揭幕。

分為現代當代專場

與過往有所不同，香港蘇富比沿用五年的「現代藝術晚間拍賣」模式，今季被拆分為「現代藝術」和「當代藝術」兩個晚拍專場。兩個專場合共九十二件拍品上拍，斬獲10.4億港元的成交額（成交價含佣金，下同），超越拍前6.37億至9.29億港元的估價，同時也是香港蘇富比「現代藝術晚拍」的第二高成交額，僅次於2013年10月「香港蘇富比四十周年晚間拍賣」。

於下午五時率先舉槌的「現代藝術晚拍」取得6.38億港元，成交率98.2%，五十四件拍品僅一件流拍，大部分拍品超出最高估價落槌。「當代藝術晚拍」緊隨其後，收穫3.98億港元，94.7%成交率，三十八件拍品中兩件流拍。兩場總成交率高達96.7%，雖無單件拍品過億成交，但總體表現穩健。當晚最高成交價拍品來自「現代藝術晚拍」第三十四號拍品、趙無極的《24.04.62》（Lot 1034），以7400萬港元落槌，連佣金8526萬港元成交。

趙無極「狂草」耀眼

估價6000萬至8000萬港元，這幅《24.04.62》採用了趙無極「狂草時期」的典型布局。回溯創作此作品的六十年代初期，趙無極已到法國近二十個春秋，此時他的內心異常苦澀，其妻子陳美琴罹患了心理失調的病徵，妻子一次次病發，令趙無極感嘆「生活絕望得像在暴雨中」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在暗色玄冥的畫作中心，他仍以畫刀



▲趙無極1962年作《24.04.62》稱冠，以8526萬港元成交

強而有力地壓抹、創造出一道白色光源，彷彿暗示「在暗夜之中，希望之光永存」。

《24.04.62》2008年5月在佳士得香港春拍以1264萬港元成交，今次以5000萬起拍，主要競投者為買家藉着電話委託的兩位蘇富比專家——亞洲區主席林黃詩韻（Patti Wong）及新加坡辦公室的代表Esther Seet。合共十次承價後，拍賣師以7400萬落槌，由Esther Seet的客戶投得，作品較十年前的成交價升值逾五倍。「現代藝術晚拍」呈獻七件常玉作品全數拍中，其中《仰翰的豹》（Lot 1012）估價3000萬至4000萬，由2000萬起拍，4913萬港元成交。《睡美人》（Lot 1011）估價2000萬至3000萬，經一連串緊密出價，最終林黃詩韻的客戶以4687萬港元購得。

此外，蘇富比在香港晚拍首次試水備受華人藏家歡迎的西方現代大師作品，「現代藝術晚拍」的畢加索《若安樂松風景》（Lot 1010）以792

萬港元成交，夏加爾《紅駒迎陽》（Lot 1013）以1452萬港元低於估價成交。而「當代藝術晚拍」上拍的十二件西方當代藝術品亦悉數拍中。

蘇富比香港春拍今日將依次舉行「中國書畫」、「人間異珍：奇、趣」、「珍貴名表」專場。更多資訊可瀏覽網址www.sothebys.com/hk，或關注微信官方帳號「SothebysHongKong」及微博「蘇富比拍賣行」。

圖片：蘇富比提供



▲蘇富比在香港晚拍首度試水推出西方現代大師作品，圖為夏加爾《紅駒迎陽》



▲常玉1940年代油畫作品《仰翰的豹》



▲常玉《睡美人》競投熱烈，4000萬港元落槌，連佣金4687萬港元成交 大公報記者黃璇攝



▲朱芳毅作品《非物之物之貳》，二〇一八



▲朱芳毅及其作品《讀圖——貳零壹捌之壹》，二〇一八

朱芳毅展當代陶藝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王豐鈴報道：資訊爆炸，「讀圖」時代到來，人們對圖像解讀是否帶有本能性？台灣當代陶藝家朱芳毅首次在港舉辦的個展「非物之物」，即以物件、符號記憶和物件主體辨證擬仿，解讀圖像閱讀的本質。

何為「非物之物」？朱芳毅解釋，「非物」即並不是探討真實的物件，朱芳毅將圖像轉換成立體物件，把原有的實體拆解成符號，再轉化成新的物件，「我希望探討在真實物件以外，人們能看見什麼。」

這一主題源於藝術家對人類認知的思考，他認為，人對圖像、文字擁有閱讀能力，但理解認知已落入自私人化，常根據自身經驗及生活經歷做出聯想。因而他試圖通過作品延展人們在現成物之外的想像空間。

是次個展囊括藝術家三個創作階段的作品，均由平面開始，分別探討圖像記憶，閱讀圖像，以及身體閱讀。近期作品《讀圖——貳零壹捌之壹》、《閱讀圖像之叁》、《閱讀自然》等以自然環境的物件形體為基本元素，透過簡化刪去或重複堆疊讓其原來的形體，塑造類似卻無法辨識

的形象。朱芳毅說：「重組完成的一個個物件，去掉人的智性、意識形態、拋開時空限制，已經不再是任何現存的物件可以對應。這是一種反向回歸至觀者的自省閱讀，讓人可以意識到沉溺在身體深處的閱讀本能。」

陶瓷是一種特別的材質，一方面可作為容器追求極致工藝，一方面又可作為現代藝術創作的媒材。對朱芳毅而言，使用陶瓷物料二十五年，現代藝術的表達更為重要，是次展出的所有作品均以陶瓷為媒介，保留泥土的特有龜裂感，「陶瓷從工藝和器皿中跳脫出來，變成單純藝術，你必須要去除既有的和土的關係，迴避陶瓷的功能性，降低材料感。」朱芳毅說。

「非物之物」由即日起至四月六日，於香港百年藝廊舉辦。詳情見：<http://arts-news.net/node/24128>。

圖：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



▲朱芳毅作品《閱讀圖像之叁》，二〇一八

今日文化節目精選

- 宏施慈善基金主辦「陳玉如慈善粵曲演唱會」，晚上七時十五分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。
- 花錦繡劇團晚上七時半於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公演粵劇《紫釵記》。
- 香港飛躍愛樂管弦樂團「HKPPO團員演奏會2018」下午三時於香港大會堂演奏廳舉行。
- 香港愛樂協會主辦「基斯托夫·巴拉提香港首演」音樂會，晚上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。
- 「芳華年代」節目：電影《壞女孩》（1986年）下午五時半於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放映。

白先勇：《紅樓夢》是史詩式輓歌



▲白先勇詳解《紅樓夢》中詩詞和戲曲的點題之妙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劉毅報道：「《紅樓夢》是一部說不盡的小說。」白先勇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「《紅樓夢》的旨意——《紅樓夢》中詩詞與戲曲的點題功用」講座時，多次強調此句。在他看來，《紅樓夢》處處充滿象徵，講述的其實是佛家寓言，女媧補天靈石墜入紅塵，成為多情人賈寶玉，最後歸真，全書可謂道家、儒家、佛家熔於一爐，互為引證。

深刻揭示人生無常

當日講座現場聚集眾多聽眾，白先勇一直站着講，配合演示文稿，用深入淺出的手法解讀書中詩詞、戲曲，看它們如何呼應人物命運，以及如何預示其後故事發展，書

中詩詞並非裝飾，而是融入小說主體。白先勇說：「《紅樓夢》是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，文化的極點。」他稱《紅樓夢》為史詩式的人生輓歌，深刻揭示人生無常，並指出書中不少人物的衝突關係實為儒家與佛道兩家思想的交鋒。

譬如賈政與賈寶玉的父子關係即是儒家與道家、佛家之間的衝突，是兩種處世哲學的衝突，這種衝突恰對應人生不同階段：年輕時期盼功名，體現的是儒家的積極入世，而到了中年難免遇到挫折和打擊，這個時候又渴望出世，嚮往道家的歸隱，晚年時看破紅塵，開始追求佛家的反璞歸真。」白先勇表示。

他形容《紅樓夢》是集大成的一部書，從中可看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、唐詩、宋詞、《牡丹亭》等文學著作等對其影響，「曹雪芹是在前人基礎上創奇書，書中詩詞及人物都並非裝飾，而是各有其點題功用和象徵性，比如開篇的甄士隱，他的經歷即暗合故事主線，預示人物命運浮沉是由盛至衰，最終悟道，恰如甄士隱遇到那個道人所唱的《好了歌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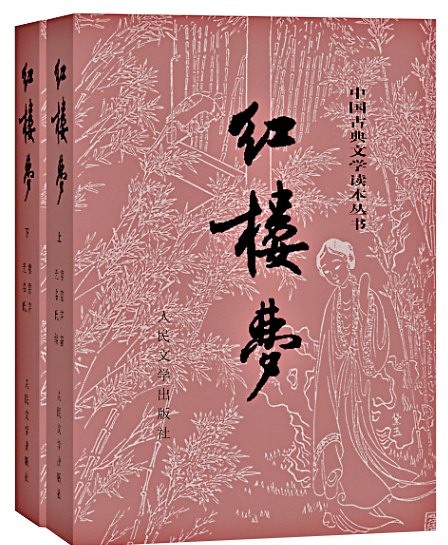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無常，禍福只在旦夕之間，白先勇展示《好了歌》作進一步闡述：「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兒孫忘不了！痴心父母古來多，孝順兒孫誰見了？」所謂「好」與「了」，其實可以相互轉化，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」既唱出人無常，亦體現道家對儒家的嘲諷。眾所周知，賈寶玉夢遊太虛幻

境，遇到十二金釵，由此衍生出《紅樓夢十二曲》，這在白先勇認為是全書最具點題功用之處，諸如《枉凝眉》、《聰明累》即預示林黛玉和王熙鳳，道出她們的結局，而總結曲《飛鳥各投林》又以「好一似食盡鳥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！」說出整個故事的結局。

以戲點題功力深厚

「誠然，曹雪芹撰寫《紅樓夢》的策略是以戲點題，其功力是十分厲害的，甚至在盛時已點出未來的敗亡。」白先勇道：「例如第十八回元妃省親時，賈家正處於勢力最盛之時，然而元妃所點四齣戲《豪宴》、《乞巧》、《仙緣》和《離魂》正是以戲點題，《豪宴》取自清代李玉的《一捧雪》，預示賈家被抄家；《乞巧》出自洪昇的《長生殿》隱喻元妃之死；《仙緣》則是湯顯祖的《邯鄲夢》一折，以鏡花水月終成空的手法點出賈寶玉出家，榮華富貴僅是夢一場；《離魂》則源自湯顯祖另一部作品《牡丹亭》，象徵黛玉之死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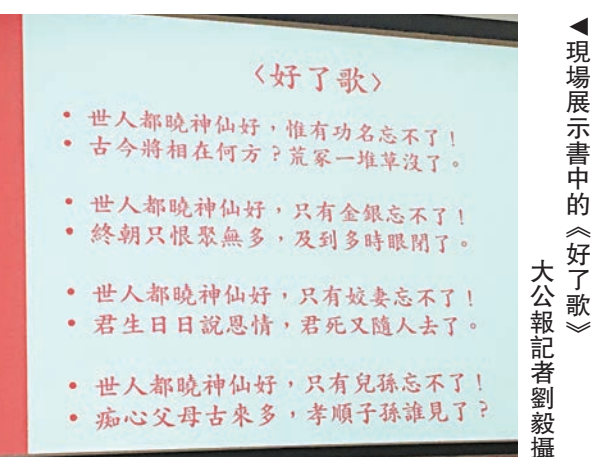
生離死別是小說家都會面臨的兩大寫作考驗，因此他將「黛玉之死」看作是曹雪芹書寫的「警句」，「黛玉葬花一節，她借花自斃，又何嘗不是說這世間美好之物，都有凋殘一刻，而她與賈寶玉的愛情，終究成爲一場鏡花水月。如此設定，既加重《紅樓夢》本身的悲劇力度，亦是與書中主題環環相扣，一如詞人李煜所寫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。」」



▶《紅樓夢》被白先勇解讀作史詩式人生輓歌 網絡圖片



▲講座現場吸引數百觀眾聆聽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

◀現場展示書中的《好了歌》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

▲中國人民郵政1981年發行《紅樓夢》小型張《雙玉讀曲》描寫寶、黛愛情故事 網絡圖片